

郁金香书系

叶小沫  
著

我的外公、  
爷爷和爸爸

郁金香书系

我的外公、  
爷爷和爸爸

叶小沫 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外公、爷爷和爸爸/叶小沫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2

(郁金香书系)

ISBN 978-7-5651-3077-9

I. ① 我… II. ① 叶…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4411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我的外公、爷爷和爸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叶小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丁亚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(025)83598919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<br>83598297(邮购部)        |
| 网 址  | <a href="http://www.njnup.com">http://www.njnup.com</a> |
| 电子信箱 | nspzbb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照 排  |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87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651-3077-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8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---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## 也是为了纪念

这是一本十六万字的小书，收集了我这些年来写祖辈和父辈的一些文字。主意是宁文兄出的。

春节前接到宁文兄的一条微信，说他近日琢磨，找几个写自己父辈文字的朋友，辑成一套每人十万字左右的文丛，想来应该会有读者喜欢看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。我想，像我外公、爷爷和爸爸这样有所成就的人很多，撰写他们的专著和文章都不少，有些读者喜欢看看他们晚辈的回忆和纪念文章，大概是觉得比起外人的论著，家人的文字更真实、更亲切。于是我回微信给宁文兄，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感谢他给了我这样好的机会。只是不知道我的这本小书，能不能给读者这样的满足。

我在爷爷身边生活了四十年，在爸爸身边生活了五十八年。和他们朝夕相处，他们身上的许多东西潜移默化地留在了我的身上，比我自觉地向他们学习的力量要强大很多。先是爷爷过世，后是爸爸过世，而后我退休了。直到退

休以后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看他们的书，回想他们做过的那些事儿，回忆那些琐碎温馨的日子。都六十多岁了，我才发现，他们给我的不只是生命，还有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，流露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。我对他们的爱和敬重因此变得更深。

记得爸爸在《父亲的希望》这本散文集的自序中写道：“直到父亲过世，我才突然感觉到失去了依傍——七十年来受到的关心和教育，从此中断了。父亲的关心和教育似乎是无形的，像空气一个样；我无时无刻不在呼吸，可是从没想到，自己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。”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爸爸的这句话，他的比喻实在是太妙了，这身处其中却全然不觉的感受，我和他一样。

在外公、爷爷和爸爸这三位长辈中，我没有见过外公，他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过世了。虽然没有受到过他老人家的当面教诲，却依然沐浴着他风范的熏陶。那是因为我的妈妈十六岁从夏家来到叶家，随她来到叶家的，还有外公外婆那质朴、真诚、善良的品质和性格。叶家接纳了我的妈妈，也接纳了夏家的家风。从爷爷到我们这一代，这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，令爷爷的朋友，爸爸的朋友，我的朋友羡慕不已，其中融合着的是夏叶两家的“空气”，我就是吸着这样的“空气”长大的。因此在这本小书里，本应该有写妈妈的文字，书名也应该是《外公、妈妈和爷爷、爸爸》，可惜的是我没有写过纪念妈妈的文章，一篇也没有。不是妈妈在我的心里没有外公、爷爷、爸爸那么重，那么亲近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几次写妈妈，最终都放下了笔，直到今天没有一篇成文。我想，这不应该，也不会是最终的结局。

认识宁文兄整整十二年了，十二年间我们只见过一面。

二〇〇四年的四月，宁文兄和蔡玉洗先生从南京来向爸爸约稿，我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。当时爸爸正在赶着撰写爷爷的传记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，身体衰弱、时间紧迫，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。我就在他的指导下帮他完成了编辑工作，用其中的一篇《为了纪念》做书名。在这期间从发稿到校对，编辑上的事情都是我在和宁文兄打交道。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箱和微信，写信寄稿子全靠邮递往来。二〇〇七年四月，作为《开卷文丛》第三辑中的一本，精美庄重的《为了纪念》出版了，遗憾的是爸爸已经过世，这本书竟成了他逝世一周年的纪念。从那以后，宁文兄把我这个叶家的后人当成了书友，一期不落地给我寄《开卷》。作为回报，我会把自己写爷爷和爸爸的短文，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他，每年总有一两篇登在《开卷》上。

十二年后，宁文兄向我约稿，初衷、内容和形式几乎和当时一样。我一边编辑着书稿一边想，这些文字也是为了纪念，只是书的作者已经从爸爸变成了我。由此我感慨时间的流逝，世事的变迁……

二〇一六年三月六日 深圳

## 目 录

也是为了纪念 / 1

### 外 公

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 / 3

《爱的教育》八十五年 / 12

《爱的教育》九十年 / 16

### 爷 爷

为照片写说明 / 23

爷爷和牵牛花 / 35

给孩子写儿歌 / 47

三十年和一千万份

——记爷爷参加《中国少年报》创刊三十周年  
活动 / 62

黽勉以从事 罔敢任草草

——记爷爷写字之二三事 / 68

我儿时的一篇获奖作文 / 83

爷爷给我改文章 / 88

再读《爷爷给我改文章》 / 92

爷爷教我们写信 / 98

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爷爷 / 103

爷爷赠给我们的诗 / 106

爷爷教我们做人做事 / 110

爷爷教我做老师 / 116

回得去的家风

——答搜狐网记者问 / 132

爷爷不该被忽略的那些方面

——纪念爷爷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/ 140

值得永远干下去的事业

——纪念爷爷从事出版工作九十周年 / 150

教育是“高尚”和“神圣”的事业

——纪念爷爷从教一百周年 / 156

做一块铺路的石子

——纪念爷爷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/ 159

甬直是爷爷魂牵梦绕的第二个故乡

——纪念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成立一百一十周年 / 161

老课本获得了新生

——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《开明国文课本》会上的发言 / 166

尊重孩子眼中的美好存在

——答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问 / 170

爷爷的儿童文学全集 / 175

## 外 公



# 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

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夏丐尊，他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得肺病去世了。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胜利，他那离别了八年的女儿阿满，刚刚跟着我的爷爷爸爸一家老小，从遥远的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，我妈妈阿满的肚子里怀着二哥大奎。外公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女婿，见到了他的挚友和亲家——我的爷爷叶圣陶。此后仅仅过了三个月，外公就带着无尽的忧国忧家的惆怅，离开了那个他不喜欢可又割舍不下的人世。

记不起是哪一年，我还小，一次在饭桌上吃饭，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，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，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，连声说：“好人！好人！”爸爸的眼圈也红了，只是没有哭出声。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，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在我以后的记忆里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，除了在谈起朱自清



我的外公夏丐尊

先生的时候，在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，似乎别无他人。

我是从书里看到一个质朴，真诚，善良，刚强，悲天悯人，忧国忧民的外公的。他在文化、教育、出版界辛勤工作的四十年，正是新中国诞生之前最黑暗的时期。他教书，他写作，他当编辑，他翻译外文图书，他终生都在为着心中那个美好，却又不知道能否实现的理想世界而奋斗着，直到临死都没有放弃。就是这样一位真诚执着的外公，凭着他的自学，凭着他对文学的热爱，凭着他要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做点事的责任感，写了许多文，做了许多事，使他在中国文坛有着自己独立的位置。他写的《钢铁假山》《白马湖之冬》等散文，至今都会被选进中国现代散文精品集中。他和好友一起创办的，他着力最多，被他看作是亲生亲育亲手养大的《中学生》杂志，更是当时为数众多的、饥渴彷徨中的青少年

蔼然可亲的朋友。而他流着泪翻译的小说《爱的教育》，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流下了热泪，这本在当年就畅销的一版再版的书，至今仍有不少家出版社在出版，依然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有着孩子般纯洁善良的人们。

我还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有关外公的故事，最为大家说起的，常常是那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呆有些可笑，外公却执意要去做的事。比如，外公名铸，字勉旃，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，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丐尊，好让写选票的人把丐字写成丐字，变成废票；比如，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，相当于如今的教导主任的舍监，一干就是七八年，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；又比如，坐公共汽车，有的售票员收了钱不给票，在别人看来，只要让我下车，给不给票，钱进了谁的腰包，这跟我有什么相干，这事要是让外公碰上可就成了大事，他非得和售票员争得面红耳赤，要回他买的那张票不可。不是他不同情生活贫苦的售票员，只是他觉得人不能这样做，钱不能这样挣。对于外公来说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小时候初听时我不知道轻重，讲的人笑，我也笑，觉得这真是个倔犟憨直的老头儿。现在再回味，不知道为什么笑不出来了，有的只是肃然起敬，外公的可亲可爱就在这些故事中。

外公的天真有如赤子，外公的诚挚金石为开。他做人做文使他结交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朋友，朱自清、马叙伦、丰子恺、鲁迅、王统照、茅盾、胡愈之——这些现在看来鼎鼎大名的人物，都是当时在文坛上与他一起向着黑暗势力冲杀的战友。在这些文化界的好友中，有比外公

年轻几岁的，把他看作兄长，把他看作老师，无论外公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位置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们对外公的敬爱和尊重。在众多的朋友中，有三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有点儿与众不同。一位是在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内山完造先生，一位是如今被许多人看来颇带些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弘一法师，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爷爷叶圣陶。

内山完造先生是日本人，一九一三年来到上海，一九一六年开了一家内山书店，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不少贡献。外公在日本读过一年书，会说日语，他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，喝茶，会友，和内山夫妇成了亲密的朋友。内山先生的一本名为《活中国的姿态》（鲁迅作序）的中文译本《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》，就是外公给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。这两位老人友情的深浅，我没有资格妄加评论，但我从家中长辈的口中知道一些令我感动的事情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，外公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，是内山先生多方奔走才营救出狱的。一九四四年底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，他请外公为他的夫人和自己的合坟墓题写了碑文。外公在墓碑上写的是：“以书肆为津梁，期文化之交互，生为中华友，歿作华中土，吁嗟乎，如此夫妇。”一九四六年四月，外公病重，在他去世的前四五天，内山先生作为正在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，外出极不方便，但他还是请了假来看外公。当时我的爸爸站在床旁，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是觉得气越来越短，一句话都要分成几截说的外公，见了内山先生一下子变得兴奋极了，话多极了，好像涌出来似的。二十三日夜间外公去世了。二十五日，内山先生又请准了假前来吊唁，他低着头默念着，似乎在和外公述说些什么。解放后，作为日本

人民的友好使者，内山先生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。一九五九年，当他再次来到这片他眷恋的土地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，骨灰葬在了内山夫人的墓旁边，竟真的成全了外公为他写下的“生为中华友，死作华中土”的心愿。

妈妈对我们说，外公最好的朋友就是弘一法师。我想妈妈这话大概是不会错的。而这位在佛教界颇受人们尊敬的弘一法师，把他和外公的友情看得有多重，这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。他在向别人介绍外公的时候直言说：“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。”外公听了这话一直为此深深地自责，他悔不该硬留去意已定的李叔同在杭州教书，悔不该介绍有关断食的文章给他读，悔不该对他说“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，索性做了和尚算了”。依我这个俗人想来，外公之所以这样自责，是觉得佛门虽然神圣，但是毕竟清苦。让自己的好朋友去过那样清苦的日子，他于心不忍。可是弘一法师却从来不觉得什么苦，以为自己寻寻觅觅一生，终于在好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归宿，对外公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弘一法师出家后和外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，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，就是在弘一法师闭关拒绝会客中止通信期间，外公也能和他保持书信来往，知道他的消息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弘一法师在圆寂的前两天就写好了辞世书信，从福州寄给远在上海的外公与他诀别，而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和心灵之交有着怎样的渊源，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了解与企及的。

外公和我的爷爷叶圣陶相识于立达学院，以后又一起在开明书店共事。一个有着绍兴人的率真倔犟，一个有着苏州人的温润坚强；一个是唯心的，一个是唯物的；一个对

未来充满惆怅，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两个性格和信仰很不相同的人，友谊却极好。我想这里面除了佛教里常提到的缘分外，还和他们彼此尊重，彼此欣赏，彼此信任，以及他们都具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分不开。在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，外公曾经写过四首贺诗。诗的头一句写道：夏叶从来文字侣。这里的夏说的是外公自己，这里的叶说的是我的爷爷叶圣陶。外公的这句心里话说出了他和爷爷那种绝非一般的友情。外公的朋友虽然多，但是能称之为文字侣的恐怕只有爷爷。他们俩从《文心》开始，又合著了《文章讲话》和《阅读与写作》等指导学生学语文学写作的书，合编了《开明国文讲义》《国文百八课》和《初中国文教本》等教科书。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起编过杂志，写过许多文章，做过许多事情。其中《文心》要算是他们合作得最好的代表，且不说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多大的反响，再版过多少回，至今依然吸引着众多读者，只说爷爷在五十年后重读《文心》，竟分不清哪几节是外公写的，哪几节是自己写的这一点，就会让你觉得，两位老人该有着怎样的相知和默契，才会有如此的天衣无缝的合作。外公去世后，许多亲朋好友作文纪念他，在我读到的那么多的悼文和纪念文章里，我觉得爷爷的那篇《答丐翁》写得最好。当时身在上海孤岛的外公，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又一次陷入困苦之中，使他再次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失望。爷爷在文章中说：“去看丐翁，临走的时候，他凄苦地朝我说了如下的话：‘胜利，到底啥人胜利——无从说起！’……听他这话的当时，我心里难过，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……现在，我想补赎我的过失，假定他死而有知，我朝他

说几句话。我说：胜利，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。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，是事势所必然。人民要生活，要好好的生活，要物质上精神上都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，非胜利不可。胜利不到手，非争取不可。争取复争取，最后胜利属于人民。……究竟是何年何月，固然不能断言，可是，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也就够了，悲愤之情不妨稍稍减轻，着力之处应该特别加重。你去世了，当然不劳你着力，请你永远休息吧。着力，我们没有死的在。”爷爷的文章满怀着悲愤和力量，让人看了热泪横流又热血沸腾，恨不能即刻奋起，为亡者去砸烂那个旧世界。

熟悉外公的人在写到外公的时候，都会提到他的叹息声，在那沉重的长长的发自心底、听了让人揪心的叹息声里，有着老人无尽的忧虑和哀愁。丰子恺先生在写到外公的时候说：“凡熟识夏先生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。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，不安，不真，不善，不美的状态，都要皱眉，叹气。……朋友中有人生病了，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；有人失业了，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；有人吵架了，有人吃醉了，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，小孩子跌跤了……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。学校的问题，公司的问题，别人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，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，真心地担忧。国家的事，世界的事，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，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，真心地忧愁，皱眉，叹气。”丰先生对外公的这段描写，我看过许多遍，这几乎成了我心目中的外公。外公的忧太多了，愁太多了，他带着太多的忧愁走了，这或许就是让我爷爷在许多